

文白對照
詮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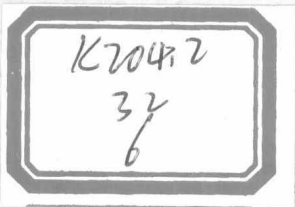
史記



齊韻上離騷
史家上絕唱



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



b

文 白 对 照

史 记

西汉·司马迁

第 六 卷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卷一	三代世表第一	(1)
卷二	十二诸侯年表第二	(2)
卷三	六国年表第三	(3)
卷四	秦楚之际月表第四	(4)
卷五	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	(5)
卷六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6)
卷七	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	(7)
卷八	建元以来侯者年表第八	(7)
卷九	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8)
卷十	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	(8)
卷十一	礼书第一	(8)
卷十二	乐书第二	(12)
卷十三	律书第三	(23)
卷十四	历书第四	(28)
卷十五	天官书第五	(36)
卷十六	封禅书第六	(50)
卷十七	河渠书第七	(67)
卷十八	平淮书第八	(70)
卷十九	五帝本纪第一	(78)
卷二十	夏本纪第二	(94)
卷二十一	殷本纪第三	(108)
卷二十二	周本纪第四	(120)
卷二十三	秦本纪第五	(154)
卷二十四	秦始皇本纪第六	(186)

卷二十五	项羽本纪第七	(236)
卷二十六	高祖本纪第八	(268)
卷二十七	吕太后本纪第九	(305)
卷二十八	孝文本纪第十	(323)
卷二十九	孝景本纪第十一	(344)
卷三十	孝武本纪第十二	(350)
卷三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	(375)
卷三十二	管晏列传第二	(379)
卷三十三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383)
卷三十四	司马穰苴列传第四	(392)
卷三十五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395)
卷三十六	伍子胥列传第六	(404)
卷三十七	仲尼弟子列传第七	(417)
卷三十八	商君列传第八	(441)
卷三十九	苏秦列传第九	(452)
卷四十	张仪列传第十	(483)
卷四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传第十一	(511)
卷四十二	穰侯列传第十二	(524)
卷四十三	白起王翦列传第十三	(532)
卷四十四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542)
卷四十五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549)
卷四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564)
卷四十七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578)
卷四十八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589)
卷四十九	范雎蔡泽列传第十九	(602)
卷五十	乐毅列传第二十	(633)
卷五十一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641)
卷五十二	田单列传第二十二	(657)

卷五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662)
卷五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683)
卷五十五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697)
卷五十六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704)
卷五十七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727)
卷五十八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760)
卷五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767)
卷六十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785)
卷六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791)
卷六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802)
卷六十三	韓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827)
卷六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838)
卷六十五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846)
卷六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865)
卷六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882)
卷六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899)
卷六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904)
卷七十	季布栾布列傳第四十	(918)
卷七十一	袁盎晁錯列傳第四十一	(925)
卷七十二	張敖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938)
卷七十三	萬石張敖列傳第四十三	(947)
卷七十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957)
卷七十五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966)
卷七十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993)
卷七十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1009)
卷七十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1024)
卷七十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1033)
卷八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1045)

卷八十一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1078)
卷八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	(1100)
卷八十三	南越列传第五十三	(1120)
卷八十四	东越列传第五十四	(1130)
卷八十五	朝鲜列传第五十五	(1136)
卷八十六	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1141)
卷八十七	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	(1147)
卷八十八	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	(1183)
卷八十九	循吏列传第五十九	(1209)
卷九十	汲郑列传第六十	(1213)
卷九十一	儒林列传第六十一	(1223)
卷九十二	酷吏列传第六十二	(1236)
卷九十三	大宛列传第六十三	(1259)
卷九十四	游侠列传第六十四	(1279)
卷九十五	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1287)
卷九十六	滑稽列传第六十六	(1291)
卷九十七	日者列传第六十七	(1309)
卷九十八	龟策列传第六十八	(1317)
卷九十九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1341)
卷一百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1361)
卷一百零一	吴太伯世家第一	(1393)
卷一百零二	齐太公世家第二	(1408)
卷一百零三	鲁周公世家第三	(1435)
卷一百零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1457)
卷一百零五	管蔡世家第五	(1467)
卷一百零六	陈杞世家第六	(1477)
卷一百零七	卫康叔世家第七	(1486)
卷一百零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1500)

卷一百零九 晋世家第九	(1517)
卷一百一十 楚世家第十	(1564)
卷一百一十一 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1605)
卷一百一十二 郑世家第十二	(1620)
卷一百一十三 赵世家第十三	(1639)
卷一百一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1683)
卷一百一十五 韩世家第十五	(1705)
卷一百一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1715)
卷一百一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1737)
卷一百一十八 陈涉世家第十八	(1769)
卷一百一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1781)
卷一百二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1797)
卷一百二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1800)
卷一百二十二 齐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1805)
卷一百二十三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1818)
卷一百二十四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1826)
卷一百二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1834)
卷一百二十六 陈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1849)
卷一百二十七 绛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1863)
卷一百二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1874)
卷一百二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1886)
卷一百三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1896)

武遂离开平阳只有七十里,因此特别害怕秦国。不这样,秦国攻三川,赵围攻上党,楚国攻河外,韩国必定灭亡。楚国救援韩国,韩国未必不亡,但能保全韩国的却是楚国。韩国已从秦国得到武遂,以黄河西山为要塞,韩国要报答恩德没有比楚国更厚的,我认为韩国必定急切地想侍奉大王。齐国之所以信任韩国,是因为齐国的国相是韩国公子昧。韩国已从秦国收回武遂,大王再好好亲善它,使得凭借齐、韩的力量抬高樗里疾的地位,樗里疾得到齐、韩两国的支持,他的主人就不敢将他抛开。现在又加上有楚国的抬举,樗里疾一定派人向秦王进言,再次退还侵占的楚国土地。”于是怀王听取了昭雎的建议,果然不与秦国联合,而联合齐国并与韩国友好。

二十四年(前 305),楚国又背叛齐国联合秦国。秦昭王刚登位,于是用厚礼将楚国收买。楚国去秦国迎娶新妇。二十五年,怀王到秦国与秦昭王结盟,在黄棘订立盟约。秦国又归还楚国上庸。二十六年,齐、韩、魏三国因为楚国背叛合纵盟约而与秦国联合,三国共同

攻伐楚国。楚国派太子到秦国作人质请求救援。秦国就派叫通的客卿领兵救楚,三国退兵离去。

二十七年(前 302),秦国有一大夫私下与楚国太子毆斗,楚太子将他杀死而逃回楚国。二十八年,秦国就与齐、韩、魏一起进攻楚国,杀死楚将唐昧,攻占楚国重丘后离云。二十九年,秦又进攻楚国,大败楚军,楚军死亡两万,楚将军景缺也被秦军杀死。怀王害怕了,于是派太子作人质到齐国求和。三十年,秦国再次进攻楚国,攻占了八座城市。秦昭王送信给楚王说:“开始时我与您相约结为兄弟,在黄棘订立盟约,您以太子作人质。关系十分融洽。太子将我的重臣凌辱杀死,竟然不谢罪而私自逃回,我确实不胜愤怒,派兵侵占了您的边境。现在听说您却令太子到齐国作人质求和。我秦国与楚国边界相联,本来就有姻亲关系,很久前就相互亲善。但现在秦、楚不和,就无法号令诸侯。我愿与您,在武关会晤,当面订约,结盟而回,这是我的愿望。大胆向您陈述。”楚怀王看到秦王的信,为这件事忧虑。想去武关,又怕被欺骗,不去,

又怕激怒秦王。昭雎说：“大王不要去，只发动军队固守城池好了。秦国像虎狼一样，不可相信，有吞并诸侯的野心。”怀王的儿子子兰劝怀王去，说：“怎么能拒绝秦王的好心！”于是怀王前往与秦昭王会晤。昭王命令一位将军埋伏在武关，假称是秦王。楚王一到，就封闭武关，于是劫持怀王到咸阳，在章台朝见秦昭王，昭王待他如藩臣一样，不用平等礼节相见。楚怀王大怒，后悔没听昭雎的话。秦国于是将楚王扣留，要挟他割让巫和黔中的郡县。楚王想订立盟约，秦国却要先得到土地。楚王很生气地说：“秦国欺骗我，又强迫要挟我割让土地！”秦王的要求没有被满足，秦王因此扣留了他。

楚国大臣为这事担忧，就共同商议说：“我们大王在秦国不能回来，以割地相要挟，而太子又在齐国作人质，如果齐、秦两国合谋，那我们就要亡国了。”于是想将王位传给怀王在国内的儿子。昭雎说：“大王与太子都被诸侯留难，而我们又违背王命拥立他的庶子，不合适。”于是诈称楚王去世讣告齐国，齐湣王对国相说：“不如将楚太子

作为人质来要求楚国淮北的土地。”国相说：“不能，如果楚国新立君王，那么我们就空守着一个没有用处的人质并在天下人面前做出不义的事。”有人说：“不对。如果楚国立了君王，正好与新的君王作交易说：‘给我们下东国，太子由我帮您除掉，不然的话，就与秦、韩、魏三国共同拥立太子。’这样下东国一定能得到。”齐王最后采纳了国相的计谋放回楚太子。太子横回到楚国，被立为王，史称顷襄王。于是通告秦国说：“依赖社稷神灵的保佑，楚国已有新王了。”

顷襄王横元年（前298），秦国要挟怀王没有得到土地，楚国新立君王以对付秦国，秦昭王大怒，发兵出武关攻打楚国，大败楚军，杀死五万楚军，夺取析邑等十五座城池而归。二年，楚怀王潜逃回国，秦国发觉了，封锁通往楚国的道路，怀王害怕，于是从小路逃到赵国想借道逃归。赵国主父已退居代地，他儿子惠王刚登位，代行赵王的职事，害怕，不敢将怀王收容。怀王想逃奔魏国，秦国追兵赶到，只得又与秦国使者再回到秦国。怀王因此害病。顷襄王三年，怀王

死在秦国，秦王把他灵柩送回楚国。楚国人都哀怜怀王，如丧妯娌，各国诸侯因此认为秦国不人道。秦、楚两国绝交。

六年(前 293)，秦派白起在伊阙攻伐韩国，大获全胜，斩首二十四万。秦王于是送信给楚王说：“楚背叛秦国，秦国将与诸侯一道攻伐楚国决一雌雄。希望您整顿军队，我们痛痛快快地打一仗。”楚顷襄王为此着急，于是谋求再次与秦讲和。七年，楚国从秦国迎娶新妇，秦、楚两国再次和解。

十一年(前 288)，齐国、秦国各自称帝，一个多月后，又将帝号取消仍旧称王。

十四年(前 285)，楚顷襄王与秦昭王在宛邑友好相会，议和结亲。十五年，楚王与秦、三晋、燕等国共同攻伐齐国，将淮北攻占下来。十六年，与秦昭王在鄢友好相会。同年秋天，又与秦王在穰相会。

十八年(前 281)，楚国有个惯于用微弓细绳射击北归鸿雁的人，顷襄王听说后，叫来问他，回答说：“我喜欢射些小雁、小鸟，这是发挥小弓箭的作用，不值得大王说呀？

再说衡量楚国的强大，凭着大王的贤能，所射取的远不止这些啊。以前三王射来道德的尊号，五霸射得各国诸侯的拥护。所以秦、魏、燕、赵等国，好像是小雁；齐、鲁、韩、卫等国，好像是小野鸭；驺、费、郚、邳等国，好像是小鸟。此外其余的就不值得射了。对于这样六对鸟儿，大王用什么方法去射取呢？大王为什么不用圣人作为弓，以勇士作为箭，看准时机张弓去射取呢？这六对鸟，可以射下来用袋子装回去。这种快乐会为永恒的存在，这种收获也不只是是鳬雁等小东西了。大王早晨弯弓射魏国大梁的南部，射伤它的右臂就直接牵动韩国，那么中原地区的道路就断绝，上蔡各郡县就不攻自破了，再回头射击围的东部，斩断魏国左臂，再向外射击定陶，那么魏国将被迫放弃东部，而大宋、方与两郡就可以拿下了。而且魏国断了两臂，就倾覆颠倒了；再从正面攻击郢国，就可夺取占领大梁了。于是大王在兰台收起弓箭，在西河饮马，安定魏国大梁，这是射第一箭的快乐。如果大王对于射箭确实爱好而不厌倦，那就拿出宝弓，扣上系有石

块和新绳的好箭，到东海去射击那有钩喙的大鸟，修整长城作为防线。早上射东莒，晚上射浞丘，夜里射即墨，反身占据午道，那么就可得到长城以东、泰山以北了。向西连接赵国，向北直通燕国，这样，楚、赵、燕国就如同张开翅膀的鸟，合纵局面就不待盟约而自然形成了。大王向北就可以游观燕国的辽东，向南可以登山眺望越国的会稽，第二箭就有这样的快乐。至于泗水沿岸的十二个诸侯国，左手牵引右手拍打，可以一个早上全部占有它们。现在秦国打败韩国反而成了长久的忧患，占领了很多的城池却不敢据守；讨伐魏国没有进展，攻击赵国反而受害，那么秦、魏两国的勇气实力都快耗尽了，楚国可以得失去的原有土地。大王再拿出宝弓，扣上新箭，涉足鄙塞，等待秦国疲困的时机，山东、河内广大的地区就可以连成一片。慰劳人民，休养士兵，就能南面称王了。所以说秦国是只大鸟，雄踞大陆，雄视东面而立，左手掩有赵国的西南，右臂覆盖楚国的鄙郢，正面直逼韩、魏，俯瞰中原各国，所处地形方便，地势有利，奋翅鼓翼，翱翔纵

横三千里。可见是不可以在夜间单独招诱而被射杀的。”这人想用这番话激发襄王，因此用这些话回答襄王。襄王果然再和他来商谈，那人便说：“我们先王为秦欺骗客死他乡，没有比这更大的怨仇。如今一个普通人有怨仇，都能够对大国君王报复，像白公和伍子胥就是。现在楚国土地方圆五千里，拥有百万雄师，本可以驰骋于千里原野，然而却坐受困厄，我私下认为大王不应如此啊！”于是顷襄王派遣使者到各国，重新策划合纵，想以此攻伐秦国。秦国获悉后，发兵来攻打楚国。

楚王想和齐国、韩国联会议和攻伐秦国，趁机打周王室的主意。周赧王派武王对楚国国相昭子说：“三国使用武力割取周室郊野的土地来为自己运输方便服务，并把周室的宝器运到南方尊崇楚国，我认为不对。杀害天下共同的宗主，臣服世代相传的君王，大国就不会亲附它；依仗人多欺压人少的国家，小国也不会亲附它。小国不依附，大国不亲近，声名和实利不可能得到。声名实利都不能获得，就不能打败别人。有了图谋周室的名声，

就不能号令诸侯。”昭子说：“图谋周室是没有的事。即使真有这事，为什么就不可以呢？”回答说：“不拥有五倍于敌的兵力不发动进攻，不拥有十倍于守敌的兵力不能围城。一个周朝相当于二十个晋国，这是您知道的。韩国曾经率领二十万军队而在晋国城下受辱，冲锋陷阵的精兵锐卒战死，一般的士兵受伤，未能将晋城攻下。您拿不出百倍于韩国的兵力来图谋周室，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现在楚国想和东西周结怨，而使驺、鲁等礼义之邦失望，跟齐国断绝邦交，楚国便信誉扫地，这样作事就危险了。而且危害两周以增强韩国实力，楚国方城以外的势力必会受韩国的削弱。怎么知道会这样呢？两周的土地，截长补短，方圆不过一百里，名义上是天下的宗主，实际上占有他的土地不足以使国家强盛，占有他的人民不足以使我们军力增强。即使不攻打它，名义上还是杀害宗主。但好事的君主，受攻伐的权臣，发布号令，指挥军队，都把周王室作为目标。这是为什么？看见祭器宝鼎在周室，只想得到宝器而忘了弑君的祸患。现在韩国

要把宝器搬到楚国，我恐怕天下人会因为宝器与楚国为敌呢。让我打个比方吧。那老虎肉又腥又臊，爪牙又利于防身，还是人们猎取的目标。假如让草泽里的麋鹿披上老虎的皮，猎取它的人一定会比猎取老虎的多万倍。割取楚国的土地，足以增强国力，谴责楚国的罪名，足以使国君尊荣。现在您想杀戮天下所尊的君王，占取三代传国的宝器，鲸吞九鼎，傲视其他国君，这就是贪婪而不是别的？《周书》上说：‘要想在政治上起家就不要首先挑起祸端。’所以宝器一旦南迁楚国，问罪之师就将紧跟着来了。”于是楚国就没有实行计划。

十九年(前 280)，秦国征讨楚国，楚军败退，割让上庸、汉北地区给秦国。二十年，秦国将军白起攻克楚国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又攻克楚国郢都，将楚国先王墓地夷陵给焚毁了。楚襄王军队溃散，不能再应战，退往东北固守陈城。二十二年，秦军又攻下楚军的巫郡和黔中郡。

二十三年(前 276)，襄王将东部地区的士兵收集起来，共得十多万人，又向西收复被攻占的楚国长

江沿岸十五邑设置郡县，抵拒秦国。二十七年，派遣三万军队帮助三晋攻伐燕国。又得以与秦国讲和，并派太子到秦国作人质。左徒被楚国派往秦国侍奉太子。

三十六年（前 263），顷襄王患病，太子逃回楚国。秋天，顷襄王去世，楚国太子熊元即位，这就是考烈王。考烈王以左徒作令尹，封给他吴地，号称春申君。

考烈王元年（前 262），把州郡送给秦国以求和平。这时楚国更加衰弱。

六年（前 257），邯郸被秦军包围，赵国向楚国告急，楚国派将军景阳救援赵国。七年，楚军打到新中。秦军撤走。十二年，秦昭王去世，楚王派春申君到秦国吊祭。十六年，秦庄襄王去世，秦王赵政即位。二十二年，楚国与诸侯共同攻伐秦国，形势不利而撤退。楚国迁都至寿春，命名叫郢。

二十五年（前 238），考烈王去世，他的儿子幽王悍继位。李园杀害了春申君。幽王三年（前 235），秦、魏两国攻打楚国。秦相吕不韦去世。九年，韩国被秦灭亡。十年

（前 228），楚幽王去世，他的同母弟弟犹即位，这就是哀王。哀王即位两个多月，哀王的庶兄负刍的党羽袭击杀害哀王而立负刍为王。这一年，赵王迁被秦国俘虏。

楚王负刍元年（前 227），燕国太子丹派荆轲行刺秦王。二年，秦国派将军攻伐楚国，大破楚军，楚国丢掉了十多座城池。三年，魏国被秦灭亡。四年，秦军大将王翦在蕲地打败楚军，杀死了楚国将军项燕。

五年（前 223），秦国将军王翦、蒙武终于把楚国灭亡了并俘虏了楚王负刍，同时取消了楚国名号，设置了三郡。

太史公说：当楚灵王在申邑会合诸侯，诛杀齐国庆封，建造章华台，向周朝索取九鼎的时候，志气昂扬把天下都看小了；到后来却饿死在申亥家里，为天下人所耻笑。志向没能够实现，真是太可悲了！形势环境对于人们来说，能谨慎对待吗？弃疾制造内乱而即位，宠幸秦国女子过于淫邪，差一点就使楚国再度亡国！

卷一百一十一 越王勾踐世家第十一

越王勾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时，与吴王阖庐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为越王。

元年，吴王阖庐闻允常死，乃兴师伐越。越王勾踐使死士挑战，三行至吴陈，呼而自刭。吴师观之，越因袭击吴师，吴师败于槊李，射伤吴王阖庐。阖庐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

三年，勾踐闻吴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报越。越欲先吴未发往伐之，范蠡谏曰：“不可。臣闻兵者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阴谋逆德，好用凶器，试身于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决之矣。”遂兴师。吴王闻之，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越王乃以余兵五千人保栖于会稽。吴王追而围之。

赵王谓范蠡曰：“以不听子故

至于此，为之奈何？”蠡对曰：“持满者与天；定倾者与人；节事者以地。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勾踐曰：“诺。”乃令大夫种行成于吴，膝行顿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种敢告下执事：勾踐请为臣，妻为妾。”

吴王将许之，子胥言于吴王曰：“天以越赐吴，勿许也。”种还，以报勾踐。勾踐欲杀妻子，燔宝器，触战以死。种止勾踐曰：“夫吴太宰嚭贪，可诱以利，请间行言之。”于是勾踐乃以美女宝器令种间献吴太宰嚭。嚭受，乃见大夫种于吴王。种顿首言曰：“愿大王赦勾踐之罪，尽人其宝器。不幸不赦，勾踐将尽杀其妻子，燔其宝器，悉五千人触战，必有当也。”嚭因说吴王曰：“越以服为臣，若将赦之，此国之利也。”吴王将许之。子胥进谏曰：“今不灭越，后必悔之。勾踐贤君，种、蠡良臣，若反国，将为乱。”吴王弗听，卒赦越。罢兵而

归。

勾践之困会稽也，喟然叹曰：“吾终于此乎？”种曰：“汤系夏台，文王囚羑里，晋重子奔翟，齐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观之，何遽不为福乎？”

吴既赦赵。越王勾践反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仰胆，饮食亦尝胆也。曰：“女忘会稽之耻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振贫吊死，与百姓同其劳。欲使范蠡治国政，蠡对曰：“兵甲之事，种不如蠡；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于是举国政属大夫种，而使范蠡与大夫柘稽行成，为质于吴。二岁而吴归蠡。

勾践自会稽归七年，拊循其士民，欲用以报吴。

大夫逢同谏曰：“国新流亡，今乃复殷给，缮饰备利，吴必惧，惧则难必至。日鸢鸟之击也，必匿其形。今夫吴兵加齐、晋，怨深于楚、越，名高天下，实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为越计，莫若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吴之志广，必轻战。是我连其权，三国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践曰：“善。”

居二年，吴王将伐齐。子胥谏曰：“未可。臣闻勾践食不重味，与百姓同苦乐。此人不死，必为国患。吴有越腹心之疾，齐与吴，疥癢也。愿王释齐先越。”吴王弗听，遂伐齐，败之艾陵，虏齐高、国以归。让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杀，王闻而止之。越大夫种曰：“臣观吴王政骄矣，请试尝之贷粟，以卜其事。”请贷，吴王欲与，子胥谏勿与，王遂与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听谏，后三年吴其墟乎！”太宰嚭闻之，乃数与子胥争越议，因谗子胥曰：“伍员貌忠而实忍人，其父兄不顾，安能顾王？王前欲伐齐，员强谏，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备伍员，员必为乱。”与逢同共谋，谗之王。王始不从，乃使子胥于齐，闻其托子于鲍氏，王乃大怒，曰：“伍员果欺寡人！”役反，使人赐子胥属镂剑以自杀。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吴国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谗诛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独立！”报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吴东门，以观越兵入也！”于是吴任嚭政。

居三年，勾践召范蠡曰：“吴已

杀子胥，导谏者众，可乎？”对曰：“未可。”

至明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吴国精兵从王，惟独老弱与太子留守。勾践复问范蠡，蠡曰：“可矣。”乃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伐吴。

吴师败，遂杀吴太子。吴告急于王，王方会诸侯于黄池，惧天下闻之，乃秘之。吴王已盟黄池，乃使人厚礼以请成越。越自度亦未能灭吴，乃与吴平。

其后四年，越复伐吴，吴士民罢弊，轻锐尽死于齐、晋。而越大破吴，因而留围之三年，吴师败，越遂复栖吴王于姑苏之山。吴王使化孙雄肉袒膝行而前，请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异日尝得罪于会稽，夫差不敢逆命，得与君王成以归。今君王举玉趾而诛孤臣，孤臣惟命是听，意者亦欲如会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践不忍，欲许之。范蠡曰：“会稽之事，天以越赐吴，吴不取。今天以吴赐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晏罢，非为吴邪？谋之二十二年，一旦而弃之，可乎？且夫天与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则不远’，君忘会

稽之厄乎？”勾践曰：“吾欲听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进兵，曰：“王已属政于执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吴使者泣而去。

勾践怜之，乃使人谓吴王曰：“吾置王甬东，君百家。”吴王谢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杀。乃蔽其面，曰：“吾无面以见子胥也！”越王乃葬吴王而诛太宰嚭。

勾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勾践胙，命为伯。勾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以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范蠡遂去，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去？”种见书，称病不朝。人或谗种且作乱，越王乃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自杀。

勾践卒，子王鼫与立。王鼫与卒，子王不寿立。王不寿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

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子侯卒，子王无强立。王无强时，越兴师北伐齐，西伐楚，与中国争强。当楚威王之时，越北伐齐。齐威王使人说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图越之所为不伐楚者，为不得晋也。韩、魏固不攻楚。韩之攻楚，覆其军，杀其将，则叶、阳翟危；魏亦覆其军，杀其将，则陈、上蔡不安。故二晋之事越也，不至于覆军杀将，马汗之力不效。所重于得晋者何也？”越王曰：“所求于晋者，不至顿刃接兵，而况于攻城围邑乎？愿魏以聚大梁之下，愿齐之试兵南阳郕地，以聚常、郟之境，则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间不东，商、於、析、郾、宗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备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则齐、秦、韩、魏得志于楚也，是二晋不战而分地，不耕而获之。不此之为，而顿刃于河山之间以为齐、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计，奈何其以此王也！”

齐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贵其用智之如目，见豪毛而不见其睫也。今王如晋之失计，而不自知越之过，是目论也。王所待于晋者，非其马汗之力也，又非可与

合军连和也，将待之以分楚众也。今楚众已分，何待于晋？”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张九军，北围曲沃、於中，以至无假之关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军北聚鲁、齐、南阳，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斗晋楚也；晋楚不斗，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时不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复雎、庞、长沙，楚之粟也；竟泽陵，楚之材也。越窥兵通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上贡事于郢矣。臣闻之，图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愿大王之转攻楚也。”

于是越遂释齐而伐楚。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强，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

后七世，至闽君摇，佐诸侯平秦。汉高帝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东越，闽君，皆其后也。

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勾践以